

周梅森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军歌》《黑坟》《天下大势》《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我主沉浮》《我本英雄》和《梦想与疯狂》等中长篇小说及影视剧作品五十八种，另有《周梅森文集》（十二卷）。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中国电视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电视二十年突出成就奖等多项大奖。周梅森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屡创市场发行和收视纪录，被誉为“政治小说和政治大剧”的掌门人。

春风时政小说

周梅森<sup>著</sup>



# 国家公诉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周梅森，中国著名作家，曾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现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其代表作有《绝对权力》、《权力的游戏》、《共和》、《人民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上下卷）、《人民的名义》（上下卷）等。其作品多次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话剧等。《人民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上下卷）、《人民的名义》（上下卷）等作品多次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话剧等。《人民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上下卷）、《人民的名义》（上下卷）等作品多次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话剧等。

春风时政小说

周梅森<sup>著</sup>



# 国家公诉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阳 ·

© 周梅森 2012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公诉 / 周梅森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313-4130-7

I. ①国…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6999 号

## 国家公诉

---

责任编辑 王维良

责任校对 高 辉

封面设计 杜 江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85mm×260mm

字 数 331 千字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

---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

ISBN 978-7-5313-4130-7

定价: 30.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8517857

# 目 录

第一章	大火骤起	1
第二章	案情追溯	20
第三章	泰山压顶	37
第四章	是人是鬼	54
第五章	重大突破	66
第六章	诡秘的举报者	83
第七章	挺住，你没有退路	100
第八章	生存还是死亡	119
第九章	零点拘捕	131
第十章	惊心动魄三小时	144
第十一章	黑名单	157
第十二章	沉重的职责	170
第十三章	法庭上的较量	181
第十四章	水涨船高	193
第十五章	果然有好戏	211
第十六章	现在轮到了你	226
第十七章	国家公诉	236

## 第一章 大火骤起

—

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三日，长山那把大火烧起来的时候，叶子菁正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汉杰家汇报工作。不是她想去汇报，是陈汉杰要找她通通情况。叶子菁记得，自己是吃过晚饭后去的陈家，时间大约是七点多钟，天刚蒙蒙黑下来，古林路5号院里竹影摇曳，一片迷离。叶子菁于摇曳的竹影中，踏着卵石小径走向小楼时，正见着陈汉杰在楼下客厅的大书案旁磨墨，进得门来，便嗅到了一缕淡淡的墨香气。

陈汉杰见叶子菁到了，仍没离开书案，和叶子菁寒暄了几句，就铺展宣纸，操练起了书法。是岳飞的《满江红》，陈汉杰平常最爱操练的诗文之一，叶子菁在许多场合见识过。当时，那场巨大的灾难还没降临，叶子菁心情挺不错，便站在一旁欣赏着，和陈汉杰开起了玩笑：“老书记，这么多年了，您还壮怀激烈着啊？”

陈汉杰自嘲说：“啥壮怀激烈？子菁啊，我现在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喽！”

叶子菁笑道：“看您说的，您老现在德高望重啊！哎，传我来有什么指示？”

陈汉杰边写边说：“我哪来这么多指示？就是请你检察长来通通气！”

当时气氛挺宽松，陈汉杰的语气也很随便，然而，通的气却意味深长。

陈汉杰先说起了上访专业户崔百万的事：“子菁啊，崔百万现在到我们人大信访办上班了，前几天还拦了我的车，要人大出面干预他的破产诉讼案。崔百万可是长恭同志当市长时树起的致富典型啊，案子又是法院判的，我们人大怎么好干预啊？总不能让崔百万到省城找长恭同志吧？长恭同志现在可是常务副省长了！子菁，你们检察院得在法律监督上多做点工作啊，看看法院判的是不是有道理呢？”

叶子菁禁不住一阵头皮发麻，马上想到：面前这位老领导该不是要出他以前的搭

档王长恭的洋相吧？陈汉杰做市委书记时，和市长王长恭面和心不和，叶子菁是知道的，据说当年提名她做检察长，王长恭还在常委会上婉转地抵制过，陈汉杰没买账。在长山许多干部群众眼里，她是陈汉杰线上的人。不过，天理良心，在此之前，陈汉杰从没对她说过多少工作之外的话，更谈不上什么感情笼络，这位老领导给她的印象是：老成持重，公允平和，除了重要的干部人事安排，一般不坚持什么。王长恭正好相反，风风火火，闯劲十足，是公认的有气魄的开拓型干部。市长强书记弱，在他们那届班子是个不争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王长恭破格提上去了，进了省委常委班子，做了常务副省长，据说陈汉杰心里是不太服气的。

崔百万的事叶子菁也知道，报纸电视上曾经猛炒过一阵子。崔百万靠养狐狸闯出了一条致富之路，住上了价值上百万的大别墅，引起了王长恭的注意，王长恭就出面抓了这个典型，向省里汇报后，邀了一帮欠发达地区的县长、县委书记到崔百万的狐狸养殖场开现场会。贷款也是王长恭亲自批的，要市农行特事特办，市农行也就特事特办了。嗣后，长山地区的狐狸多得成了灾，价格一落千丈，崔百万破产也在情理之中了，市农行到法院起诉追债，法院查封崔百万的财产其实都很正常。

叶子菁觉得陈汉杰没有必要在这种事上做王长恭的文章，气量太小了嘛！嘴上却也不好多说，更不敢劝，只道自己一定抽时间亲自过问一下，还开玩笑说了句：“老书记，您给崔百万说，让他别烦您了，以后就到我们检察院信访室上班吧！”

陈汉杰的风格是点到为止，崔百万的事不说了，把《满江红》写完，漫不经心地磨着墨，又说起了另一桩案子：“还有矿区公安分局收赃车的事，也举报到我们人大来了。子菁，我可和你说清楚：这不是匿名信啊，全是有名有姓的，好几封哩，我都批转给你们检察院了，你检察长大人看到了没有啊？有什么说法呀？”

叶子菁陪着小心说：“我们已经向公安机关发出立案通知书了。”说罢，又补充了一句，“收购赃物罪不在我们检察院管辖范围，应该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陈汉杰在书案上铺展着纸，不无讥讽地说：“好嘛，啊？让他们自纠自查！”

叶子菁听出了陈汉杰的不满，解释说：“老书记，您的批示我们很重视，我也向矿区检察院布置了：虽然由公安机关立案查处，但我们一定监督到底！”

陈汉杰不悦地点了点头：“那好，子菁，我希望你们好好监督，这件事的性质很恶劣！我们公安局是干什么的？办案抓贼的嘛，现在倒好，和一伙盗车贼搅到一起去了，人家盗车，他们收车，真给我们执法部门长脸啊！江正流这个公安局长是怎么当的啊？当真警匪一家了？果真如此，他公安局门口的标语就得改，别警民团结如一人了，改成警匪团结如一人吧！‘警匪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叶子菁心中一惊，苦笑道：“哎，老书记，这……这言重了吧？”

陈汉杰摆摆手，又说了下去，说得益发明白了：“子菁同志，对江正流你要警惕，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这个同志人品比较差，没原则，少党性，也缺乏法制观念，摆

到市公安局长的位置上恐怕是个错误，是长恭同志留下的一个隐患啊！”

叶子菁真没想到，在大火即将烧起来的这个灾难之夜，前任市委书记陈汉杰会这么评价自己任上提拔起来的一个公安局长，会这么赤裸裸地和她交底交心，这在陈汉杰的从政生涯中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很少有的，这不是陈汉杰的风格。

陈汉杰沉着脸，继续说：“子菁，有些话我今天不能不说了：我离开市委书记岗位前犯的最大一个错误，就是用了这个公安局长。是长恭同志提的名。江正流和长恭同志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九七年长恭同志就想让江正流做检察长，是我顶住了，坚持用了你。去年郑局长调省公安厅后，长恭同志又想起了江正流，我当时要从市委书记岗位上下来了，就没有再坚持，就犯下了这么一个历史性错误！”

叶子菁笑着，婉转和气地劝说道：“老书记，也别说是什么历史错误，江正流总的来说干得还不错嘛，对老领导您和长恭副省长也都还是比较尊重的……”

陈汉杰自嘲地一笑：“尊重？他尊重的是王长恭，不是我！我没戏了，上不去了，这个小人就要我的好看了！听说了没有？人家要办我家小沐的涉黑案呢！”

叶子菁这才恍然大悟：看来老领导找她通情况的真正目的是他儿子的问题！

关于陈汉杰的小儿子陈小沐，社会上的说法很多：有的说陈小沐打着陈汉杰的旗号四处敛财；有的说陈小沐靠他老子的庇护，走私骗税发了大财；还有的说陈小沐是二杆子，尽给人家当枪使，并没发什么大财。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不过，叶子菁做了这四年检察长，倒还没见有陈小沐的案子移送过来，涉黑更是头一次听说。

叶子菁便道：“老书记，我负责任地告诉你：这个案子公安局还没送过来。”

陈汉杰郁郁道：“公安局如果移送了，你和检察院就依法办吧，该怎么起诉怎么起诉，在长山市谁也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嘛！不过，有个话我也得说在前头：谁想拿小沐的那些烂事做我的文章也没那么容易！”禁不住激动起来，“警匪勾结收赃车不叫涉黑，陈小沐做点小生意倒涉黑了，那就扫黑嘛，啊，彻底扫一下！”

叶子菁本想劝陈汉杰几句，让老领导管好他的儿子，可偏在这时，电话响了起来，是市人大值班室一位秘书长打来的，说是解放路44号大富豪娱乐城发生特大火灾，现场一片混乱，伤亡很严重。陈汉杰一听，急眼了，在电话里就向值班室要车。叶子菁想起自己的车在门外停着，便要陈汉杰不要等了，坐自己的车走。

和陈汉杰一起出门时，叶子菁看了一下表：二十一时二十分。

刚出大门，就看到了一片撕破夜幕的冲天火光。着火的大富豪娱乐城位于市中心，市委宿舍区在城西，中间隔了三四公里，火光仍是那么触目惊心，仿佛一轮太阳凭空跌落下来。陈汉杰很焦虑，上车后没关门就催促开车，而后用手机不断地打电话，先打到市政府值班室，得知值班秘书长已到了现场，又把电话打到了现场。

市政府值班秘书长沙哑着嗓子，在电话里向陈汉杰作了初步报告，说是现场情况十分糟糕，火势很大，有毒气体四处弥漫，大约有好几百人被困死在大富豪娱乐城

内，预计后果可能极为严重。更要命的是，解放路商业区道路狭窄，消防车根本开不进去，目前消防支队的同志正在积极想办法，已就近接通了五个消火栓……

陈汉杰对着手机嘶喊说：“别说这么多了，救人，现在最要紧的是救人！”

值班秘书长急促地说：“是的，是的，陈主任，已经这么做了，第一批伤员和死难者抢出来了，现在……现在还在不断地往外抬死人，已经超过八十人了……”

叶子菁当时就觉得问题很严重，这场火灾不论怎么发生的反正是发生了，将来的公诉不可避免。出于职业性敏感，叶子菁当即想到了收集、固定现场证据。以往的办案经验证明：在这种混乱时刻，能够证明案情真相的原始证据很容易移位换位，甚至消失。于是，叶子菁在陈汉杰打电话的同时，也操起手机紧张地打起了电话，找到了手下的副检察长张国靖和陈波，要他们立即带人赶往火灾现场待命。

与此同时，他们乘坐的挂着警牌的桑塔纳轿车拉着警笛，左突右冲，一路狂奔。

随着车轮的飞速转动，火光越来越近，越来越亮，先是在高远的天空闪烁，继而从一座座高楼大厦的间隙挣扎出来，将车前的道路映照得一片通明。叶子菁注意到，他们的警车一路过去时，不断有救火车呼啸着从几个方向赶往解放路……

## 二

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三日，中共孜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长恭到南坪市检查工作。从南坪市返回省城途中，王长恭悄悄在长山下属贫困县川口下了车，想了解一下川口镇希望小学的建设情况。事先王长恭特意交代过秘书小段：此事不能声张，不和长山市领导打招呼，当晚也不在长山落脚，到川口镇看看希望小学就走。

没想到，长山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没来，川口县委领导一个不少，全来了，列队站在界碑前恭迎，路边各式轿车停了一大排。进镇后，还搞了个让王长恭哭笑不得的欢迎仪式。王长恭先还隐忍着，可看到在大太阳下晒得满头汗水的孩子们，终于忍不住了，拉下脸来批评说：“你们这些同志都怎么回事啊？抓经济奔小康没能耐，搞这种形式主义的玩意儿倒轻车熟路！我今天再强调一下：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不能再搞了！别人我管不了，我就说我自己，我下次再来，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许这么虚张声势，吹吹打打，更不准搞什么界迎界送，你们不累我还累呢！”

县委书记王永成挨了训并不生气，赔着一副生动的笑脸解释说：“王省长，这次不是情况特殊嘛，咱川口是您的老家，您对家乡又这么有感情，捐资三十二万帮我们镇上建了座希望小学，我们家乡干部群众总……总得尽点心意嘛！”

听得这话，王长恭又不高兴了：这三十二万是他女儿结婚时省城和长山市一些干



部送来的礼金，拒收办不到，退回去又不可能，他才捐给了家乡的希望小学，根本不想这么四处张扬。于是，便点名道姓批评王书记说：“王永成，我给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是不改口啊？这三十二万是我捐的吗？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我哪来的这三十二万？这是长山和省城一些同志们捐的，我不过经了一下手罢了！”

在王永成等人的陪同下，走进希望小学新起的三层教学楼，看着明亮的门窗，崭新的桌椅，王长恭脸上才浮出了一丝笑意：看得出王永成这个本家县委书记还是尽了心的，三十二万的捐款实打实用在教育上了，估计县里和镇上还多少贴了点钱，这就好。这笔钱捐出去后，王长恭就怕王永成这帮小官僚挪做他用。在长山当市长时，王长恭就领教过王永成一回，好像是一九九七年，王永成跑来汇报说，川口境内发现了一座了不起的汉墓，十分珍贵，还说国家和省文物局要给钱保护，前提是市里也得配套出血，他便从市长基金里批了二十万。结果倒好，全让王永成补发工资了，不但是市里的二十万，省里的十五万和国家文物局的三十万也差不多全发了工资，害得国家文物局和省里再没给长山市拨过一分钱文物保护经费。

王永成似乎也看出了王长恭此行的目的，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王省长，我知道您这次来还是不放心我，怕我们又把这笔钱借用了，其实我们哪敢啊！再穷不能穷了教育，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再说，我们还盼着下回您给捐个希望中学哩！”

王长恭哭笑不得：“王永成，你知道的，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没下回了！”这话说完，又感叹起来，“也是的，公事公办，让他们捐资助学，一个个给我哭穷叫屈，我女儿结婚，没请没邀，一个个全到了，轰都轰不走，都大方得很哩！”

王永成说：“也算是坏事变好事了，瞧，孩子们有这么好的地方上学了！”

王长恭抱臂看着面前的新校舍，沉思着，不无忧郁地说：“这件事孤立地看，也许是坏事变好事，联系到目前的社会风气来看，问题就比较严重了！这是正常的人情来往吗？我看不是，变相的权钱交易嘛！我不当这个常务副省长，肯定没有这么多人跑来凑热闹！所以，你们都给我小心了，千万别在廉政问题上栽跟斗！”

王永成连连应道：“是的，是的，在廉政方面，我们一直抓得比较紧。”

王长恭语重心长地告诫说：“组织上抓紧是一回事，自身怎么做又是一回事。我知道，真正搞好廉政很难。市场经济条件下，你手上的权力完全可能变成商品，只要你手上有权，不要你去找钱，钱会主动跑来找你。怎么办呢？我这里有三条经验，不妨说说：一拒绝，二回赠，三捐献，实践的结果证明，还是有些作用的！”

王永成讨好道：“所以咱长山干部才说，您比陈汉杰同志了解中国国情！”

王长恭这才想起了过去的老搭档：“哦，老陈这阵子怎么样？情绪还好吗？”

王永成挤了挤眼，意味深长地说：“好什么？牢骚大着呢，背后没少损您！”

王长恭知道，自家这位远房表侄官运不佳，调来调去做了八年县委书记，一直没提上个副市级，对原市委书记陈汉杰意见很大。在长山做市长时，王永成曾经跑来找

过他，送过简历。他碍着情面，嘴上答应帮忙，可在其后两次研究干部问题的市委常委会上都没为王永成说过什么话，一直到调离长山都没说过。王永成不知就里，便把这笔卧槽的烂账理所当然地记到了陈汉杰头上，抓着机会就攻击陈汉杰。

此刻，王永成又把早秃的脑袋凑了过来，声音也压低了许多：“王省长，听说了吗？陈汉杰正怂恿养狐狸的崔百万到省城找你哩，还说了，这致富典型既然是您亲自抓的，崔百万的大别墅又是您支持盖的，就该把别墅卖给你，让你替他还贷！”

王长恭心里很火，脸上却在笑，口气也很轻松：“那好啊，我这常务副省长就别当了，和崔百万一起养狐狸去吧！”担心出言不慎会被王永成这帮人利用，便果断地结束了这个话题，不无愠意地对王永成说：“少传这些没根没据的话吧，我看老陈不会这么没水平！方便的时候，代我向老陈问个好，就说我想他哩！”

王永成看到苗头不对，把一肚子煽风点火的话咽了回去，又说起了别的。

看过希望小学，原准备马上赶回省城，王永成死活不答应，一定要王长恭吃个便饭。毕竟是自己的家乡，王长恭不好不给面子，却又怕王永成喋喋不休“汇报工作”，便说：“那就抓紧时间开饭，简单一点，一人一碗手擀面，吃过赶路！”

王永成连连应着：“好，好，王省长，那咱们就简单，尽量简单！”

到县委招待所小饭厅坐下一看，并不简单，鸡鱼肉蛋上了一大桌子，大碗大盘子五彩缤纷，上下码了两三层，凉的热的一起上来了，整个一土老财请客。王长恭马上得出了结论：川口县这些年怕还是欠发达，不但是经济，各方面都欠发达，这帮小官僚想瞎造都造不出个水平来。酒倒是好酒，五粮液，可王长恭一口不喝就敢判定是假酒，在长山做市长时，川口出产的假五粮液坑了他不止一次。

坐到桌前了，不吃也不行，身为常务副省长的王长恭只好再次顺应国情，硬着头皮吃了起来。王永成和川口的干部敬酒，王长恭一口不喝，只用矿泉水应付。王永成表白说，这五粮液绝对是真的，是办公室主任亲自跑到城里专卖店买的，王长恭仍是不喝，却也不反对陪客的这帮小官僚喝。小官僚们见王长恭是这个态度，也就不敢喝了，一个个正襟危坐，正人君子似的。王长恭笑了，说酒开了瓶，不喝也浪费了，能喝的还是喝吧，大家这才看着他的脸色，小心地喝了起来。

几杯酒下肚，王永成以酒壮胆，又试图放肆，观察着王长恭的脸色要汇报工作。

王长恭心里有数，立马拦住：“哎，永成，吃饭就是吃饭，今天不谈工作。”

不谈工作便拍马屁。女县长率先吹捧王长恭清廉正派，平易近人。王永成接过话茬抒发无限感慨，述说长山市干部群众对王长恭的深切怀念。由王长恭又自然而然地说起了原市委书记陈汉杰，对陈汉杰的不恭之词迅速溢满桌面。一位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还说起了陈汉杰小儿子陈小沐的涉黑问题，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王长恭本来不想发作，后来实在听不下去了，脸一拉，重重地放下了筷子。

就这么一个动作，立即消灭了酒桌上的一种情绪，权力的威严不可小视。

重新拿起筷子吃饭时，王长恭才严肃地说：“川口是我老家，我不希望在我老家听到任何诋毁陈汉杰同志的言论，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动机！我和陈汉杰同志搭班子时是有过一些误会和不愉快，不过，都过去了嘛！至于他儿子的问题，大家也少议论，更不要幸灾乐祸！我看啊，如果不注意，这种事在你们身上也会发生！”

吃过饭，王长恭从秘书手里要了一百块钱，放到桌上：“今天简单的事又让你们搞复杂了，酒钱菜钱大家请自觉付一下，在座的每人一百，我们算是抬石头！”

这太意外，也太不给大家面子了，王永成、女县长和一屋子人全怔住了。

过了好半天，王永成才第一个反应过来：“好，好，我们……我们就按王省长的指示办！”说罢，让办公室主任向大家收钱，自己先掏了一百元。掏钱时，又对王长恭抱怨说：“王省长，其实，您知道，这……这也是咱中国的国情嘛！”

王长恭脸色铁青，话说得生硬：“这种国情我不准备再顺应下去了，再顺应下去，你们川口没啥希望！财政倒挂，你们还这么大手大脚，老百姓怎么看啊？什么影响啊？”似乎觉得有些过分，走到门口，才又缓和口气对王永成说：“永成，给你土财主提个建议：以后别把冰镇北极虾拿去油炸了，那就是冰着吃的！”

王永成被训昏了头，随口应道：“好，好，王省长，那咱以后就冰着吃！”

王长恭拍了拍王永成的肩头，笑道：“永成啊，咱们别吃了，以后我再来，就搞点野菜什么的吃吃嘛，既省钱，又别有风味，不比这么瞎造好啊？！你和同志们就算可怜我也别这么造了，吃你一次付一百块，我向你表婶交不了账喽！”

在县委招待所门口上车时，王永成和一帮小官僚也一一上了各自的车。

王长恭见了，故意问：“哎，怎么？永成，你们也和我一起回省城啊？”

王永成有些窘：“送送您省领导，我们……我们就是送送……”

王长恭手一摆：“不必了，不搞界迎界送，就从这次开始吧！”

离开川口时，是二十一时三十分，距那场大火的起火时间只有不到十五分钟了。王长恭记得：秘书小段上车后和他说过这个时间，说是上了高速公路两个小时内肯定赶到省城。这个记忆应该不会错。那晚，如果不是王永成把事情搞复杂了，如果他不留在川口吃这顿复杂的晚饭，长山火警传来时，他的车应该进入省城了。

当王长恭的专车驶过高速公路长山段，距省城还有一百五十多公里时，不是长山市，而是省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打来了，向他报告了这场严重火灾的情况。当时，省政府值班室情况不明，报过来的死亡人数是一百一十八人。

王长恭极为震惊，像凭空吃了谁一记闷棍：这么大的事故，不论是作为临时主持全面工作的常务副省长，还是作为前任长山市市长，他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向省城方向的前进戛然中止，王长恭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马上用手机联系省委书记赵培钧和刘省长。赵培钧书记和刘省长这几天都不在家，刘省长在北京开一个全国经济工作会议，赵培钧则于前天率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到上海考察去了。

好在这两位党政一把手的手机都没关机，情况及时汇报过去了。

赵书记和刘省长听罢电话汇报，都很焦虑着急，明确指示王长恭：立即代表省委、省政府赶往长山市紧急处理事故，尽可能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一刻也不能耽误！同时，按重大事故上报规定，向中央有关部门如实汇报，不得隐瞒！

王长恭遵命而行，合上手机后，命令司机掉转车头，违章逆行，赶往长山市。

那晚真是险象环生，想起来还让人后怕。夜间行车，又是在高速公路上逆行，迎面而来的车辆不断掠过，刺眼的车灯不时地打过来，照得车里人睁不开眼。小段和司机的心都提到了喉咙口上，王长恭却不管不顾，一再催促司机加速，再加速。

专车驶到长山收费站，收费人员不明就里，想拦住这辆大胆违章的逆行车辆，秘书小段把头及时地伸出了车窗，一声大吼：“让开，王省长要紧急处理事故！”

收费人员一怔，识趣地提起了收费口的铁栏杆。

专车略一减速后，箭也似的蹿了过去。

由于收费人员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提起的铁栏杆碰到了车顶，擦出了一片惨白的划痕，司机听到头顶发出的那声破坏性怪响，当即心疼地骂起了娘……

收费站距火灾发生地解放路还有十五公里，王长恭的专车开了十八分钟。这十八分钟在王长恭的记忆里像漫长的十八年。问题太严重，也太恶劣了，这么多人在这场大火中死亡，社会影响可想而知。更要命的是，就在这时候省属长山矿务集团南部六大煤矿破产关闭，三万工人失业离岗，社会情绪极为强烈，群访事件不断，省委、省政府和长山市委、市政府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王长恭一路赶往现场时想：如果此事处理不当，进一步激化社会情绪，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王长恭在车里就给长山市委书记唐朝阳通了个电话。得知唐朝阳和市里的有关领导同志已赶到了现场，正在指挥救火，王长恭简单地说：“好，要采取有力措施，尽量把伤亡和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没顾得上进一步了解救火情况，就代表省委、省政府下达了第一道指示：“朝阳同志，你们要注意两点，一、立即封锁现场；二、在火灾真相没查明之前，有关这场火灾的报道不得见报！”

唐朝阳在电话里急促地汇报说：“王省长，现场正在封锁，宣传部那边我马上打招呼吧！不过，就算不见报，这么大的事也瞒不了，天一亮只怕就家喻户晓了！”

王长恭知道唐朝阳说的是实话：“所以，才更要注意维护社会稳定，更要注意做好市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事情既然已经出了，就要冷静，就要正确对待！”

唐朝阳那边连连说：“好，好，王省长，我们一定按您和省委的指示办！可……可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呢，我还是先了解清楚再说吧……”

王长恭一听这话，捺不住火了：“朝阳同志，这么多人把命都送掉了，你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你这个市委书记是干什么吃的？有没有把我们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当回事啊？我问你：这把大火烧起来时，你在什么位置？在干什么？啊？”

唐朝阳道：“我还能在哪里？起火时，我正和长山矿务集团破产领导小组黄国秀同志谈话。王省长，您知道的，几万失业煤矿工人还在和我们市里闹啊，今天上千号人要去卧轨，差一点儿阻断了京沪线，我们公安机关当场拘留了八个……”

王长恭心里一沉，不好再说什么了：“好，好，朝阳同志，别说了，我知道了！正因为知道煤矿失业工人情绪比较激烈，省委和我才焦心啊，怕这把火一烧，再烧出一堆新麻烦来！好吧，我马上就到了，有些情况我们见面谈吧！”

说这话时，王长恭的专车已驶入了知春路路口，距解放路44号着火现场只有不到一千米了。其时，火势虽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却仍在猛烈燃烧，浓烟水雾阵阵腾起，时不时地模糊着王长恭的视线，让坐在车内的王长恭焦虑不已。

好在那夜无风，火势没有蔓延到周围建筑物上，王长恭心才稍微安定了一些。

进入警戒线后，王长恭无意中在一辆消防车前看见了女检察长叶子菁——身着便衣的叶子菁正向几个身着检察制服的下属交代着什么，姣好而刻板的面容被火光映照得忽明忽暗。王长恭觉得很奇怪，也不由得有些恼火：大火还没扑灭，这个女检察长急着跑来干什么？谁让她来的？想搞什么名堂？！这么想着，车轻轻从叶子菁身边滑过去了，直到公安局长江正流匆匆迎过来，车才停了下来。

王长恭下车便问江正流：“检察院怎么来得这么及时啊？市委通知的？”

江正流没在意，沙哑着嗓子说：“好像不是，市委通知之前，叶检和陈汉杰主任就一起来了，比我还早一步到场！”怕王长恭产生误会，又解释说，“哦，王省长，起火时我正研究处理南部矿区的卧轨事件，所以，没能及时赶过来！”

王长恭心里有数了：“正流，怎么听说抓了八个闹事工人啊？”

江正流抹了把汗：“不止，今晚还得抓两个，是策划者！”

王长恭略一沉吟：“你们依法办事是对的，该抓一定要抓，不过，我个人的意见还是少抓，能不判的就不要判，失业工人也难啊，多一点理解吧！”

江正流应着：“好，好，王省长，您看，唐书记、陈主任正在等您哩！”

王长恭这才注意到，不远处的路灯下，长山市委书记唐朝阳正指着火光闪烁的大富豪娱乐城，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汉杰说着什么，陈汉杰的情绪好像挺激动，说话的声音也很大，不过，因为现场比较混乱，人声嘈杂，说的什么王长恭听不清……

### 三

对长山市委书记唐朝阳来说，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三日是个晦气透顶的日子。两桩要命的大事赶着同一个日子一起来了，这在他二十多年的从政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

白天是一场突发性的卧轨事件，长山矿务集团一千多破产失业工人涌上了京沪线，差点阻断了这条中国最繁忙的铁路大动脉。忙了一天，连气都没喘匀，晚上大富豪娱乐城又来了一把火，不明不白地烧死一百五十多人，唐朝阳真是欲哭无泪。

大富豪娱乐城起火时，唐朝阳正在西郊宾馆和矿务集团的同志研究工作。三万工人失业离岗，给长山带来的压力是很沉重的，卧轨事件已经发生了，如果掉以轻心，下一步还不知会发生啥要命的事。作为市委书记，唐朝阳不能大意，也不敢大意，吃过晚饭便让秘书通知矿务集团的头头过来谈话。集团党委程书记知道不是什么好事，借口向省委汇报工作连夜去了省城，只把矿务集团党委副书记兼破产领导小组组长黄国秀和手下几个人支派来了。唐朝阳虽说心里有气，却也不好发作：矿务集团是省属特大型国有企业，干部任免权在省委，人家去向省委汇报工作，你拿他怎么办？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只要你不攥着他的乌纱帽，他就不把你当回事。

所以，那晚见了黄国秀，唐朝阳没一点好脸色，耷拉着眼皮，开口就批评说：“国秀同志，咱们都得负点责任啊，不能一破了之，更不能不顾社会安定！你看今天，如果不是公安局措施果断，组织了大量警力，京沪线就要中断了！”

黄国秀啥都有数，陪着笑脸说：“是的，是的，唐书记，出现这种突发性事件，我们集团也很意外。今天上午接到公安局的电话，我立即带人赶到卧轨现场去了，该做的工作都做了，工人同志也还是听招呼的，没出什么大事。”

唐朝阳看着黄国秀，口气严厉起来：“没出什么大事？动静还小啊？公安干警上去了近两千人，连市内的交警都调上去了，当场抓了八个！国秀同志，你别忘了：你老婆叶子菁是我们的检察长，你这边松一松，她那边就得多几起公诉案！”

黄国秀并无怯意，迎着唐朝阳冷峻的目光，苦笑说：“唐书记，这……这事我正要说明呢：那八个人是不是拘留几天就放了？毕竟没造成卧轨的事实和后果嘛，再说，现在也……也真不能再激化矛盾了，大家都难啊，尤其是那些失业工人！”

唐朝阳没接这话题，往沙发靠背上一倒，忍着气做起了工作：“国秀同志，失业工人难，市里就不难吗？不瞒你说，看到省里的破产方案，我的心就揪起来了！这么多失业工人不是摆在别处，是摆在我们长山市啊，处理不好，社会治安必将急剧恶化，兆头今天就出现了嘛！当然了，对省里的破产决策我们也得理解，南部煤田资源枯竭是事实，再拖下去也不是办法，都知道疼，这刀子还是得下啊！”

黄国秀自嘲地笑笑：“是的，是的，唐书记，那就理解万岁吧，但愿这三万失业工人也能充分理解我们，都高高兴兴地失业回家，去为国分忧！”话刚说完，脸上的笑僵住了，牢骚喷薄而出，“唐书记，今天没失业工人在场，又是在您市委领导面前，我说点实话：我现在真是昧着良心做工作啊！南部煤田的资源是今天才枯竭的吗？为什么不早做转产安排？德国鲁尔工业区在资源枯竭前二十年就在安排转产了！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到底对工人负责了没有？内心愧不愧啊？！”

唐朝阳心里躁动着，脸上却尽量保持着平静，甚至是冷漠：“你这话说得对，是该二十年前就做转产安排，可二十年前我们国家是个什么情况？我们又在哪里啊？现在，历史的责任落到了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办？只能尽心尽力解决好！”

黄国秀手一摊：“可这合理吗？工人们过去的劳动积累到哪里去了？能这么不管工人的死活吗？作为以前南二矿的党委书记，现在的集团党委副书记，我真没法回答工人同志的责问啊！”他再次提出了放人的问题，“所以，唐书记，我还是希望您和市委能出面和市公安局打个招呼，对被拘留的八个工人同志，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从轻处理，能放最好还是放，毕竟是一时的冲动行为嘛！”

唐朝阳回避不了了，手一摆，回答说：“冲动不是理由，工人们的情绪可以理解，但违法必须追究，这种冲动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不能允许的！这事你不要再说了，我市委书记不能以权代法，你这个破产领导小组组长也不能做工人领袖！”

黄国秀一怔，摇起了头，无奈地诉苦道：“唐书记，我可真没想到，您会把我看做工人领袖，破产失业工人可是把我们骂成了工贼啊，都要砸程书记的车了！”

唐朝阳说：“所以呀，你们程书记现在不但四处躲工人，也躲着市委和我嘛，看看，今天就是请不动他！不过，这滑头还算有眼力，把你推到了第一线做破产清算工作。他和我说了：你这个同志有群众基础，工人们肯定不会太为难你！”

黄国秀郁郁道：“那你市委书记把我看做工人领袖，我……我也认了！”

唐朝阳拍了拍黄国秀的肩头：“工人领袖是玩笑话，你别当真，但依法办事是个原则。尤其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更要特别强调法制！当然，我在下午的会上也说了，处理的重点是组织策划者，不是有过激言行的工人！你如果想不通，可以回家和子菁同志谈谈，相信她会给你做出法律的解释。”怕黄国秀继续发牢骚，又劝道，“国秀同志，这次省里总是拿出了六个亿嘛，听说还压缩了两个基建项目，我们还是多为省里分点忧吧！该市里的责任我不会推，你们集团呢，该管的事也要管起来。比如：能不能发动党员干部把失业工人们组织起来，进城搞点三产啊？”

黄国秀脸上这才有了点亮色：“唐书记，这我倒要向你和市委汇报一下了：失业自救已经在搞了。南二矿去年试行破产，有个叫李大川的党支部书记把手下的三百多号工人组织了一下，大家把各自的工龄钱集中起来，凑了二百万家底，搞了个方舟装潢总公司，现在生意做得很好，连大富豪娱乐城都是方舟公司装修的。”

唐朝阳高兴了：“好，好啊，要推广李大川和方舟装潢公司的经验，在媒体上加强宣传！在这种特殊的困难时期，党员干部要起作用，像李大川这样的好党员要树为典型！那个大富豪娱乐城我抽空也去看看，帮你们吆喝两嗓子……”

这是唐朝阳第一次听说大富豪娱乐城，是黄国秀作为失业工人自救的一个样板工程说的。唐朝阳可没想到，黄国秀这话说不到十几分钟，大富豪娱乐城着火的噩耗便传了过来，更没想到，后来这座大富豪娱乐城会给他和长山市带来一场如此猛烈的

政治大地震，以至于让他这个市委书记和那么多干部在政治地震中中箭落马！

大富豪娱乐城着火，是秘书匆忙进来汇报的，唐朝阳当时没想到伤亡会这么大，情况会如此严重，最初，甚至没想到立即赶往火灾现场，又继续和黄国秀谈了几句。待秘书接电话时再次提到了大富豪，他才一下子醒过神来，问秘书：“小刘，你……你说什么？大富豪娱乐城着火？大富豪？情况还很严重？”

秘书捂着手机说：“是的，唐书记，情况相当严重，消防车开不进去，四百多人被困在火场，加上大富豪娱乐城又装修不久，有毒气体四处弥漫，恐怕……”

唐朝阳惊出了一身冷汗，没顾得上和黄国秀道别，起身就走：“快去现场！”

坐在警灯闪烁的专车里，一路往火灾现场赶时，中共长山市委书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坚定信仰者唐朝阳平生头一次迷信起来，不断地在心中祈祷：老天爷保佑，千万少死几个人，可不能再乱上添乱了！最好现在就下场大雨，下得越大越好！然而，把目光投向车窗外，唐朝阳看到的却是一片不断移动的响晴夜空。

尤其让唐朝阳扫兴的是，恰巧收音机里在播天气预报，一位女播音员正用他熟悉的口音述说着天气情况：“八月十三日夜间到八月十四日白天，长山地区天气晴朗，偏西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二十五度，最高气温三十五度，降水概率为零……”

更要命的是，市长林永强这时候偏偏不在长山，八月十二日晚，林永强率领一个招商团去了美国，现在刚到旧金山，上午他还和林永强就卧轨事件通过电话。

## 四

叶子菁后来想，从长山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考虑，她也许不该这么早又是这么主动地出现在火灾现场。她不是消防队长，而是检察长，身份既特殊又引人注目，必然会招致一些同志的猜忌：你这个检察长想干什么？唯恐天下不乱吗？在其后的办案过程中，叶子菁不得不一次次婉转地解释：她这决不是存心找谁的麻烦，而是因为巧合，如果那晚她不在陈汉杰家汇报工作，如果陈汉杰没有接到火警电话，如果陈汉杰当时有车，她也许会按部就班地等待市委、市政府的通知。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常务副省长王长恭身上，如果八月十三日王长恭不到南坪市检查工作，也不可能及时赶过来和唐朝阳、陈汉杰进行这么一次尴尬的会面。

叶子菁记得很清楚，她和陈汉杰赶到现场不过十分钟，市委书记唐朝阳和公安局长江正流便一前一后匆匆赶到了，来得都比较及时。当时，公安局的警戒线还没组织起来，现场聚着不少围观群众，一片混乱喧嚣。更要命的是，许多消防车被牢牢堵在解放路中段一大片违章建起的临街门面房前，根本无法接近着火的娱乐城——这一点



给叶子菁的印象极为深刻，叶子菁亲眼看到消防支队的一位警官满头大汗，跳着脚四处骂娘，让手下的官兵们在一辆辆消防车前临时接长水龙带。

陈汉杰和唐朝阳看到这种糟糕情况，脸色都阴沉得吓人，二人和公安局长江正流商量了一下，便通过江正流连着下了几道命令：立即组织警戒线，封锁现场；疏散娱乐城周围建筑物内和在场围观人员，以减少新的伤亡和不必要的损失；用水龙压住火势，尽一切力量救人。对解放路中段那片严重阻碍救火的门面房，二位领导和江正流谁都没提起，也许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来不及提，也许是忽略了。

叶子菁却没忽略这一事实，以往的办案经验告诉她，这个事实必定会成为将来渎职立案的一条重要线索。因此，副检察长张国靖和陈波带着检察院的几个同志一到现场，叶子菁马上把张国靖和陈波悄悄拉到一边，嘱咐他们对消防车被阻的现场情况进行录像拍照，在不影响救火的前提下，尽可能多搜集一些类似的原始证据。

就在这时，王长恭的专车到了，几乎是擦着他们的身子开过去的。由于四处是人，车开得挺慢，叶子菁在火光的映照中看到了王长恭熟悉的面孔。就像王长恭对她的过早出现感到惊奇一样，她也感到很惊奇：这位前长山市长现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怎么这么快就从省城赶过来了？是一个省领导的责任心使然，还是……

一切都不得而知。包括王长恭在内的三位省市领导面对这场大火都想了些什么，见面之初又说了些什么，叶子菁都不知道，当时，她离他们谈话的地方——人民商场门口有一定的距离。她只知道了一个基本事实：在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三日灾难性的夜晚，在大火未熄的第一时间里，对此可能负有领导责任的王长恭、唐朝阳、陈汉杰再次聚到一起了。后来，不是别人，正是王长恭不无震怒的声音把叶子菁吸引到了这三个省市领导身边，让叶子菁目睹了一个难忘的场面。

王长恭手指颤抖，指着那一大片建到了路面上的门面房，大声责问唐朝阳和陈汉杰：“……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违章建筑怎么还没拆？我在长山做市长时就做过批示的，要拆，拆干净，两年了，怎么就是不执行啊！”

叶子菁真没想到，第一个注意到这个严重渎职事实的竟然是前任市长王长恭！

说这话时，王长恭背对叶子菁站着，叶子菁看到的是王长恭的威严背影。

陈汉杰是侧身站着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说话的口气不急不忙，却话里有话：“我说长恭同志啊，你不要这么官僚主义嘛，你看看，这些门面房可都是刚盖起来的啊，最多半年！”声音在这时候提高了，带着明显的怨愤，“我刚才还和朝阳说呢，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胆子太大，心太黑，要钱不要脸，要钱不要命！”

唐朝阳也解释说：“是的，是的，长恭同志，今天不是听陈主任说我还不知道，旧的违章建筑拆了，新的违章建筑又盖起来了，有令不止，防不胜防啊！”

陈汉杰又发泄说：“有什么办法呢，敢这么干的人，我看一定有后台！”

王长恭仍像当年在长山当市长时那样果断而有气派，手一挥，怒气冲冲地说：“那